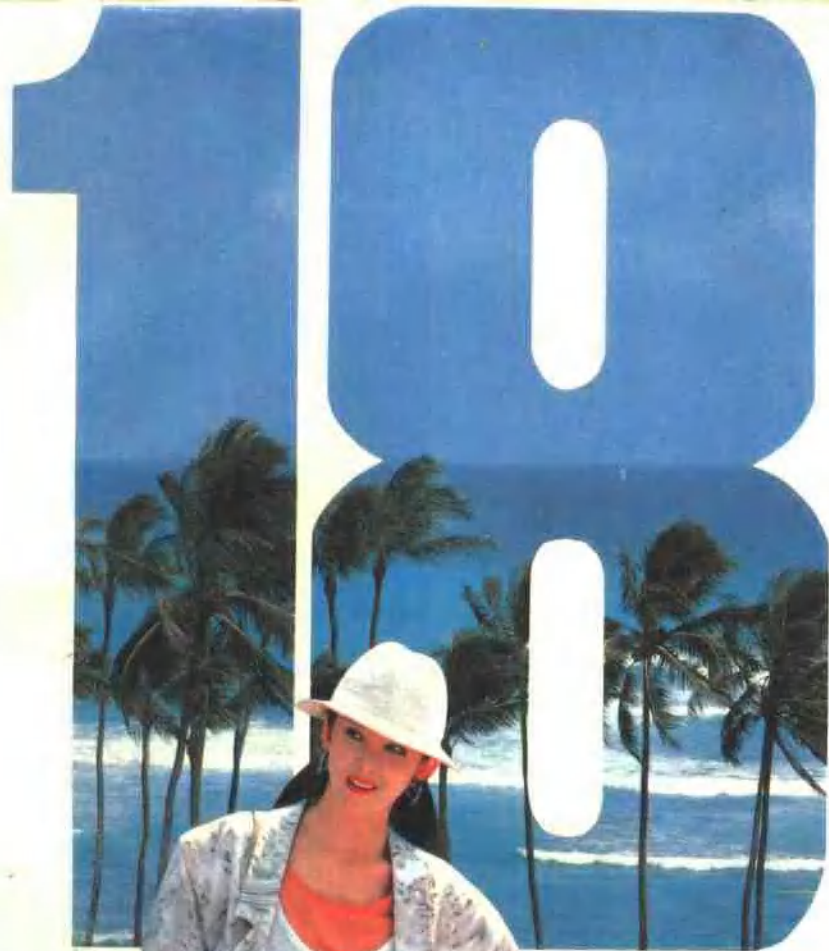


陈颖全

十八园人家



9200907

8



9200907

十八园人家

陈颖全 花城出版社

I247.59



十八园人家

陈颖全

•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州七二一五工厂华兴分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375印张 1插页 135,000字

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60-0909-7/I·816

定价：2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青年作家陈颖全继《我们的东海岸》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力作。

小说所写的十八间是海南岛东海岸一个丰美的地方，这里的人家世代与土地相厮守，生命的轨迹是一种封闭的循环。时代变革的大潮，商品经济的活跃，为年轻人带来了新的选择。他们在李肖可的带领下，敢于超越家族的恩怨仇冤自筹资金开发滩涂，竟在那狭隘自私、不思贫而思不均的村民中引起众怒。正当他们试探着迈步的时候，一场有策划的火药大爆炸，使些许的新萌芽毁于一旦，留下来的是那一声苍凉而惆怅的呼唤。

作者以乡俗写人性，把雄浑壮阔的自然景观和淳朴混沌的生活状态有机地融合在一起，在小人物平凡的命运里，写出生活每一微小部分的姿采，给人以倔强的力量和汹涌的诗意。

阳光 的 文 学

——代 序

韩 少 功

据说意大利的民歌可以使人感受到阳光。海南岛也是阳光满岛。这里长夏无冬，草木常绿，金灿灿的阳光热烈、汹涌而嘹亮，浇育出大地的勃勃生机，从椰树林到人的欲望都在疯长。

海南岛的文学，能否具有阳光一般的品格？这是我读书时偶尔想到的一个问题。在我零星的印象中，这里某些传统的民歌和戏文，似乎显得有些阴柔和纤弱，多少还缺乏性情的坦荡和奔放，缺乏火辣辣的表达，作为一片温暖岛土的果实，它们多少使我有纳闷。为何那一把把挥霍不尽的阳光，竟从这字里行间渗漏掉了呢？

后来，我读到了眼前这部长篇小说。这是陈颖全继《我们的东海岸》之后的又一部力作，它开始使我对海南岛文学的品质有了新的感受。作者在人物、情节的创造上还留有一些粗疏，但作者对生活的热情和率直，驱使文字的强劲和活跃，在描绘自然和剖示人性时的大刀阔斧和浓墨重彩，都透出了

一股年轻作家的虎虎生气。我想，这种生气当然是来自海南岛阳光的孕育。

陈颖全是我在岛上结识的一位新朋友，交往倒并不多。他很忙，因公职所限，他碌碌于政界、商场，甚至无论白天黑夜，见到他时，他身边总有前呼后拥或前纠后缠。在这种昏天黑地的日子里，他还一部又一部地写出长篇小说，不能不使人惊异。说文学生于寂寞和闲适，这一定律在他那里大大地打了折扣。这位黑汉子总能做出常人难以做到的事，他身上那种热带野生物所具有的倔劲和韧劲，似乎蕴积了太多阳光的热能。

海南岛已经成为经济特区了。商贾如云，灯红酒绿。不少文化人终于也难耐清贫，两眼红红地投身于宾馆、酒家、公司写字楼之类去东张西望和吞吞吐吐，见到脑满肠肥革履洋装的经理便心虚气短又愤愤不平。写文章不赚钱，也难出名，似乎早成了过时的风尚。在这个潮流之下，陈颖全仍然安心做着不能发财的小说，而且做得高高兴兴的。这种心态可说是殊为可贵可敬。这倒不是说他特别痴心于文学，或者在文学方面特别有潜质和造诣。他写的都是他所熟悉和热爱的乡村，故乡的一切堵塞于心使他不能不写，对椰村深处所有亲人和朋友的关切使他没法不写。他拿起笔来，因为他是阳光的儿子。

由此看来，所谓阳光般的品格，不光意味着热烈、豪放、刚劲等等，更重要的，还意味着对土地的爱。这种爱，将使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人们，能够找到自己，证明自己。

陈颖全正在这样做。

1990年12月于海口

老辈人们说，海南人的祖先，基本上来自福建、广东、广西等沿海地区。他们飘洋过海而来，开始时以渔业为主，住在海边，下海作业。外来者多了，海边驻扎不下，便慢慢向岛的中部深入；到了近代，汉人和老早上岛的黎、苗族同胞便几乎连在一起了。

在海边，外来者见缝插针，当然就人多村庄也多。由于来自不同的地域，便带来不同的文化、心理和风俗。开始时各搞各的，井水不犯河水。久而久之，有了交流、理解，渐渐地就形成了一种社会风尚。这是无形的，但却在人们的心里有了默契和统一，一代一代地相传下来。

十八园村坐落在海南岛的东海岸。村名为何叫十八园？低乎没人认真考证过。老人们说，十八园没出过省长、县长、大将军、大富翁、大状元，谁个得闲去考证她的风水、她的名字？不过，有那么几个自认为懂诗识对的老人说，全国椰树主要在海南，海南椰树东海岸占多半，东海岸村村有椰园，十八园村最多，十八园即十八个椰园，其村名也大概出于此。这么个说法，反映特点，容易记牢，谁都伤不着，村人接受了。

十八园村大，其实不止十八个椰园，只是村人大块大块地划分，分出十八块，就叫十八园来了。要是坐飞机低头看，十

八园好比绿的大海，只见浓绿的椰树，不见房屋不见人，房屋和人以及地下万物都融于这绿海之中。有一年，一诗人到此，几声赞叹，留诗一首，题名“绿园”。从此，绿园成为十八园的别名。

同海南岛四周沿海大多数人家一样，十八园人的祖先都来自岛外。谁最先到这里安营扎寨？姓马的说是马氏，姓李的说是李氏，姓梁的说是梁氏，姓陈的不甘心也过来争。都没有真凭实据，但马、李、梁、陈之间因此而争吵了许多代。没有结论，可能还要争吵下去。据各方的长者说，这关系到千秋万代的生存和发展，绝不能有任何让步；谁让谁就对不起子孙后代，谁让谁就将遗臭万年。现在，十八园已有十多个姓氏（不算嫁来的女人），但主要是马、李、梁、陈四姓。那么，这四姓关于谁是十八园村创建人的争执，将是该村长期潜在的一大矛盾。当然，这仅是根据各方长者所说的推断，说不定年轻一代快刀斩乱麻，很快就解决这一矛盾呢。

一方土水出一方人。别看十八园几大姓之间吵吵闹闹，其实，许多方面也不是势不两立的。他们对外就一致。那一年大兴山坡开发，隔壁的南示村同十八园有了地界争议。先礼后兵，十八园男女老少基本上都出动。大家统一口号，统一步骤，结果把争议的地拢进了自己的大本营。争得命之根本——地，十八园家家户户宰羊杀鸡，披红挂绿，灯火辉煌，大宴一日。喜庆气氛传到南示村，该村父老深感大失面子，好不痛恨。

在喜与怒、乐与哀、善与恶、爱与恨、兴与灭的某些方面，海南岛沿海四周与东海岸有所相同以外，十八园还有自

己独特的一面。家里有人死（除非正常死者外），别村人家是哀，哭声愈大证明其哀愈痛；而十八园人家是乐——一种特殊的乐，拼命地笑，笑到极至，便是送逝者上西天极乐世界了。谁家有女出嫁，别村人家是乐，笑声愈响证明喜事办大成功；而十八园人家却是哀——一种特殊的哀，不想哭也得哭，只有哭才显得自家女高贵，才能唤起她对娘家的依恋。谁家盖新房，别村的人会齐来助兴；而十八园的左邻右舍都在自家房前屋后设物防范，以免给人家占去好风水。十八园的风俗习惯，与别的村就是如此不同。

十八园老人经常回忆本村的历史，说十八园有过繁华的日子，皇上派来的大帆船曾在十八园的小港停泊过。可是后来（老人们当说到这里，眼睛总会湿润），海口那边成了大城市，清澜、港北、新村那边建了大码头，十八园才少来船只变冷落了。长期以来，十八园有这三大派人物，自居十八园祖先早见过大世面（皇上派来大帆船都见过，世面还不大吗？），不易接受外来的新文明，这是传统派；老埋怨十八园山高皇帝远，春风不度，十八园就是这个样子啦，这是无所作为派；放眼十八园外面世界，张大口呼吸新鲜空气，这是新潮派。

哦，十八园，诗人心目中的绿园！

浓绿的椰林中，嘈嘈杂杂的生活，这几派人物论战不休。谁能领导十八园的新潮流？谁能主宰十八园？这恐怕要经历一番有形和无形的大较量。

马怀兴家如果真的来了蛇，不会只是李汉国认为非同小可，长胡子老头感到悸惧，恐怕十八园许多人都会如此。

20世纪90年代的到来只有几百天了。时髦的东西，如摩

托车、录音机、电视机、录像机、电冰箱、洗衣机、灭蚊器、生发精、护肤霜、健力室、百事可乐、茅台、五粮液、555、万宝路等等，虽不普及，却也进入了十八园。然而，男盗女娼，明争暗斗，发誓复仇，炒把花生引情妇，离乡背井去行乞的现象，如说没有，就是闭眼说瞎话。尤其是封建迷信那一套，近年来都恢复齐全了。有些方面听说比旧社会更有所创新。求神拜鬼看相算命，儿起儿落，总是灭不了，同前些年相比，近来更显得火旺。30大几的人根本不晓得十八园过去有忌日。现在一年之中定出几个，每逢这些日子，全村封家不动，不杀生不吃肉，分秒灯火不断。年轻人稍有求松动、不检点的，必遭家长训斥或痛骂。十八园的村干部，近几年来，封建迷信的事不比村人少做：倡议建十八园公庙，公庙落成开拜，他们在婆祖面前下跪的时间比谁都长，亲自去海口请剧团来演开灯戏，演出费用村里各家各户捐献，他们捐的款子比谁都多；全村人抬婆像“过火山”，他们连夜不睡，指挥一切，当要“过火山”了，他们赤膊上阵，大叫大喊，始终顶在重要的位置上；党支部书记的祖母过世，他烧香送“阴府通宝”银纸三七二十一日，大请大宴三七二十一日，设灵守堂三七二十一日。

如今在十八园，封建迷信的事，你不做可以，反对人家做，使不得。十八园如出现不吉利的事，村人会咬定因为你不求神拜鬼造成的。你不是生在天上长在阴间，你就在十八园，就要随十八园的乡风民俗。要出格，害了你活该，害了别人，就必遭到众人声讨……十八园就是这样的一个村子。那么，梁家老二报的马怀兴家来了蛇，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风雨雨呢？

八月八样天，刚才还是烈日高照，热浪滚滚，可现在却是凉风阵阵，乌云密布了。

椰园里的热闹，已转移来马老头家。

马盼秋最先跑到家里，一开门就惊惶恼怒地扫瞄八仙桌的上下左右，见不着蛇的影子；接着她瞪大双眼，细查了厨房客厅，鸡栏猪舍，所有的角落都搜遍了，压根儿还是没见有什么蛇。她正在纳闷、犹疑。

来人围了一圈又一圈，在议论，在等待，想看个究竟，想闹个明白。

当女儿盼秋在慌乱搜查的时候，马怀兴赶到，他瞥见挤在人群中的李汉国，那种幸灾乐祸的表情，让他恶心、痛恨。

马盼秋终于当众下结论：“没有蛇！都找遍了，我家没有蛇啦！各位父老兄弟，你们都看在眼里啦！是不是有人造谣？害人之心不可有啊……”

像滚开的油锅扔了盐，围观人群的情绪顿时爆了花。

一种被愚弄受污辱的感觉，从马老头的脑海中掠过。他忘了时时处处凡事要讲“人和”，双眼射出凶光，寻找着梁广安。

这时，只见盼秋正在面对梁广安开火：“你说，你快说，你到底安啥心眼？”

有人为盼秋助威：“就是嘛，广安也太不识好歹，这般事怎能开玩笑，这小子该打。”

真的，马老头抡起大手就要向梁广安头上掴去，幸好被人拦住。他气得嘴唇颤动说不出话来。

梁广安有苦难言，明明亲眼看见马家八仙桌下有条蛇，

可那家伙却溜到哪儿去了？他有些埋怨自己刚才有些冒失把此事声张出去。

那是午饭后，广安满头大汗正要悠然无事到椰园去乘凉，一路上一对含笑的眼睛在他脑屏幕上闪动。这不是盼秋的眼睛吗？是啊，近来几次和马姑娘相遇，她的眼睛笑得那么诱人，使人陶醉。围绕着她的笑眼使他展开了丰富的想像。他了解自己，今天不见见盼秋，到哪去都没味道。于是，他来到马家，岂料不见人影却见到八仙桌下有条蛇。太奇怪、太偶然了。他忘了那含笑的眼睛，带着最先发现奇迹那样兴趣和神气，急匆匆奔向椰园，奔向人群。……广安心里嘀咕道：哎呀，这下子可怎么办？多管闲事多烦恼！

他不好意思地瞅一眼盼秋，她可爱的双眼的笑意不见了，以前柔情的眼光现在变成两把利剑。“臭娘子，我怕你？！”他火气上来想骂一句，但话到嘴边却咽了回去。没办法，只好忍着。

他忍，可人家不忍。许多人戳着他鼻子和眼睛臭骂。马老头火烧更旺，手被拦住力使不出去，跳着脚一个劲向他唾口水。梁家的人觉得理亏，不好还手，只好无可奈何地冲过来要拉广安早些回去。

吵吵嚷嚷像十二月闹市，场面有不可收拾之势。人多嘴杂，渐渐不讲“蛇”，不讲梁广安，不讲马老头和他的女儿盼秋，而是骂起别的事来。这些事又刺伤某些人，这些人便插过来论战。你来我往，争得昏天黑地，这时候就是来了大总统，也左右不了这局面。

蓦地，梁广安惊叫一声：“蛇！”

“大家看，看，看见蛇尾巴了吗？就在祖公牌后面。”

随着广安的惊叫，人们翘首踮脚，都想瞅瞅敬上神主牌这条蛇的“尊容”。

东海岸人家的房屋架势大致是这样的：前庭后院，前庭晒谷子，后院种果木；中间是瓦房，瓦房分三格，两边作卧室，中间为客厅；客厅多用，接待来客，节日摆宴，祭祖拜神，家庭会议都在于此。客厅的后半段搭个小楼阁，用于安置神主牌，这里可谓是整个家庭最庄严的地方，全家大小只要抬头望见楼阁上的祖公牌，就会滋生一种特殊的严肃的感觉。有的人家，兄弟间因家产什么的瓜分不下，互揭长短，作家长的没办法，只有最后一招，喝令他们到神主牌面前，以赎罪的心情低头沉默，以求得公祖婆祖的原谅。

现在，人们都看见了马家祖公牌后实实在在有条蛇尾巴，各人的心情很不是滋味。

马家进了蛇，现在已爬上神主牌，而刚才睡在八仙桌下恐怕一点不假。梁广安，好后生，不讲假话，马怀兴家前世没人作孽，今世肯定不知干了啥邪事，今后嘛，马家要生个三鼻六眼的怪胎也说不定，蛇入家门，凶多吉少，蛇上神主牌，往少说也是百年奇闻……

这时，广安过去小楼阁那边，要惊动神主牌后面的蛇。马怀兴吼道：“别动！”

一老头拍拍马怀兴肩头：“你快下跪，拜祖公，说声别受惊，请求原谅，然后轻轻动作，请蛇娘娘下来归山。对了，要问祖公和蛇娘娘你家有啥错，又如何改错。要请求饶恕保平安。”

所有这些，马怀兴都想到。他历来主张家丑不可外扬。可是今天的事，众人都看在眼里，已闹成如此田地，以后作

人处事难啊。身为一家之长，他只好厚着脸皮将就和应付这局面了。马老头请人们离开客厅，把门紧闭，独自一人在公祖婆祖面前磕头下拜，是那么虔诚，那么心虚。

外面的人不肯散去，大眼看小眼，等着马老头打开门。

过了良久，门吱声开了。

“哐！”

“哎哟！”

“妈，我怕，怕！”

“别嚷，别看，跑！”

“……”

像急风吹残叶，人们惊慌避开，有的抱着脑袋，有的捂住眼睛，有的高声尖叫。

蛇娘娘曲折生动地从门里出来，她身如钢把，扬头摆尾，目空一切地渐渐远去。马老头身披大褂，规规矩矩紧随其后，跨出门槛他不忘顺手关门。这时他才深深地嘘了口气。满面认真、一板正经的马老头，不回头，不停步，跟着蛇娘娘远去。她不见了，他也不见了。

蛇去的方向，最先天晴。那里是一片金黄的阳光。

聚在马家周围的人们，又慢慢地拢到一块。

还是一片寂静，蛇的大小长短，是良蛇是毒蛇，到马家来光顾为的是什麼，马老头出走会不会马上归来，马家的后顾之忧应如何安排、消除，十八园的人家要回去做些什么……一串串的问题按理应该议论一番。可是没人开腔，也许不便？不敢？还是来不及？人们似乎在等待，但等待什麼？几乎没有一个人讲得清楚。人们只悄然地看着蛇娘娘的去向，看着马怀兴的背影。

马盼秋悄悄地打开门，进入客厅，有人看见，她的脸颊上挂着泪珠。

乌云散去，日头偏西了。

长胡子老头最先离去，接着，人们散去了。

远处传来鸟雀的鸣唱，椰树叶子随风啦啦直响。

马老头还没有归来。

各家人顾各家的事去了，马家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只是此刻马家老少坐立不安，都望着门外，盼马老头快点归来。

2

蛇娘娘进门，有人认为凶，有人说是吉，也有说凶多吉少的。说法虽不一，但这一点是统一的：无论如何要祭祖拜鬼，消灾除祸，祈求玉皇大帝保佑，土地神祇荫护。不仅马家要这么做，而且整个十八园也要这么做。道理很简单，蛇娘娘光临马家，也就是到了十八园。

于是，许多家长从马家回来后，立即开家庭会议，讲明重要性，必要性和紧迫性，接着安排明天谁买银纸香火，谁买猪头猪脚……

夜来了。

没有月亮，没有清风，墨蓝天幕上只有神秘的星星在眨眼。

热夜，没多少人能耐在屋子里“蒸粽”。上年纪的人们搬长凳、铺草席，伸臂叉腿在前庭后院纳凉打咕噜；年轻小伙子凑到椰园，搭竹楼，挂网床，谈天上人间，地下桃园，极尽遐想还要做个美梦；顽皮的小崽子阿狗阿猫们追逐嬉戏，玩到哪里睡哪里，大人不必为他们担心，醒后他们自会回来。

一般后半夜有凉丝丝的海风吹来，然而今宵竟是这么闷热。

有人预言：这般热，大台风肯定要到了。

有人反驳：快深秋了，哪有台风，肯定同马家来了蛇有关。

“就是。我憋着气闷了个通宵，这蛇，太有文章了。”

“鸡啼叫时我才合眼，迷迷糊糊，有只大手拧我鼻子抓头发。我惊出一身冷汗，一个黑影倏忽不见了。鬼，肯定是鬼！唉，这蛇……”

“瞧着吧，奇事怪事日后还多着呐！”

奇事怪事说来就来。

——翌日清早，人们赶镇上买银纸香火的时辰，村北一后生活鲜鲜躺在床上断了气，全家人悲痛欲绝。走在半路上还听见呼天抢地的嚎哭声。那年轻人平时不见有病痛，傍晚还光膀子在井台边淋浴，怎么一夜间夭殇了呢？

——村南的一家，母猪早产，整整18只都是死胎。

——村东听到几声怪叫，不是人声，不像鸟鸣。有人说，是白日鬼出山。

——村西也不平静。有一老婆子，四世同堂，子孙承欢，却突然厌世，嚷着要上吊自尽，弄得左邻右舍都劝不过来。

——上午10点，强风劲吹，一片乌云从东南压向西北，没见雨点，村中最高的椰树触了雷公屁股，雷公盛怒之下，雷鸣电闪，把它劈得枝枯叶败。

——中午，走镇上的人都回来了，只见蜻蜓遮天，山雨欲来风满林。

树大枝多，村大事多。然而，这么多的奇事怪事都集中在这一天出现，就有点难以说清了。必然吗？偶然吗？十八园人无暇细考这些叫谁也弄不清道不明的怪事，都赶着在暴